

m & m media music

看 vol. 6!
零七年七月
媒體

本期專題
重量評論
媒觀論壇
營隊紀實
媒體勞工
公民發聲

媒體與音樂的曖昧關係

南方巨影相傍北方幽光 紐西蘭公共化
聆聽與對話 新移民移工眼中的主流媒體
卯上主流文化行動記者營心得分享
專訪中國時報記者高有智
南洋台灣姐妹會的在地實踐

本期專題

媒體與音樂的曖昧關係

01 星光照不到的地方

鄭凱同

02 音樂語言與族群語言的拉扯
談金曲獎的音樂類型分類

何東洪

05 媒體隨想 從公廣集團到 PODCAST

鄭凱同

06 獨立音樂人的媒體宣傳培力

媒觀翻譯校正小組

07 「我最喜歡的音樂」：世代音樂想像

媒觀編輯部

09 媒體觀察站 音樂特輯

節目助理小乖

11 專訪世新大學廣電系自製音樂節目 ROLL STAR

媒觀編輯部

vol. 6!
看
零七年七月
媒體

13 「記者，活在天堂與地獄之間的無間道」專訪媒體勞工高有智
汪倩如

15 南方巨影傍北方幽光：紐西蘭公共化的激勵
程宗明

17 全球之聲：委瑞內拉RCTV遭停播，部落格動員討論
作者 Luis Carlos Diaz
校對 Portnoy

19 公民發聲：南洋台灣姐妹會的在地實踐
蔡蕙如

21 夏！卯上主流文化行動記者營全記錄
許家雋、劉宗博

25 聆聽與對話：新移民移工眼中的主流媒體
林玉鵬

27 媒觀讀冊：誰養大了《天生買家》
管中祥

28 五、六月媒觀行腳
吳儒佳

發行 管中祥
主編 林玉鵬
執編 鄭凱同、蔡蕙如、吳儒佳
美術 小怪 tintincai@gmail.com
編輯 許家雋、陳琬尹、陳怡如
張哲偉、黃楚翔



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南路一段106號之1

電話：02-2364-3062 傳真：02-2364-3032

郵政劃撥帳號：19419651

「校園歌喉戰」、「超級星光大道」的成功，讓音樂競賽類的節目再度發燒。「超級星光大道」之所以大受歡迎，除了參賽者具一定表演水準與認真準備外，不容否認，這是個認真製作的節目。不僅有典型歌唱競賽節目「五燈獎」，素人參賽的原型，該節目也嚐試各種不同的變化，包括安排參賽者與知名歌手合唱，單淘汰制的「天生死戰」、「踢館賽」，以及與落選者的合唱競賽等。節目內容多變，但卻不瀟狗血、不甩耳光、不窺人隱私，在一片混沌、紛亂，強調衝突的本土自製節目中，提供觀眾不傷人的大眾娛樂。也說明了，台灣觀眾的口味並不只限於腥爛，只要用心製作的節目，仍然可得到社會的正面回饋。

「超級星光大道」和過去歌唱比賽節目最大差異在於，融合近年來在世界各地頗受歡迎的「真人實境」(reality show)節目的元素，將活生生的競賽呈現現在螢光幕上，在觀看中，和參賽者同悲、同喜，讓觀眾看到人性，節目多了一些「真實」，也多了一些感動。這類的節目已成為許多國家的「顯學」，不只是台灣、中國、新加坡、美國、日本、澳洲、香港都看得到似的節目。

從早期的「五燈獎」到現在的「超級星光大道」，競賽類音樂節目一向是最受歡迎的內容之一，然而音樂的喜好因人而異，在大家津津樂道談論著這週比賽結果的同時，也有不少樂迷族群渴望在電視上看到更多不一樣的

內容。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志工讀書會曾針對台灣有線電視頻道進行一項非正式的調查，所調查的頻道以「綜合類」電視台為主，不包含「知識與休閒類」、「新聞類」、「財經類」、「購物類」、「影片類」、「卡通類」與「體育類」。型態上，以常態性帶狀節目為主要選擇考量，不定期的演奏會、演唱會、頒獎典禮轉播，

示遺憾，表達自己對節目的熱愛，或是希望製作單位重新考慮規劃新一季的節目。這類的節目，往往針對特定樂迷族群規劃節目內容，每集呈現不同主題，也正因為如此，在收視率上的表現並不搶眼；此外，由於節目重點在於音樂的呈現，所以話題性不高，就媒體效果上也難以吸引大眾的目光。

對節目製作單位而言，收視率當

以精準鎖定特定族群，佔有特殊的「廣告質」優勢。

台灣的音樂品味分佈其實相當多元，但在目前媒體內容的呈現上，大部分仍是針對青少年打造的流行音樂，廣大而多元的音樂人口，被化約為單一的年輕形象(最廣大的藝人搭配時下最乏的曲風)。我們看不見民謠、搖滾、爵士、金屬、台語經典、動漫(同人)：等類型的

星光沒照到的地方

鄭凱同 撰寫
(媒體研究與教育推廣部主任)

圖片來源為「星光幫」網站



以及彈性墊檔的 Δ 播放(如勁歌推薦、電視特輯、音樂工場、排行榜點唱機)暫先不列入名單。

根據調查顯示，除了音樂競賽類的節目一枝獨秀之外，其他純音樂類型的節目多半難以維繼，往往只做了一兩季便停播，停播後則是在冷門或墊檔時段重複播出舊的節目內容，許多忠實樂迷在節目停播後仍會上網留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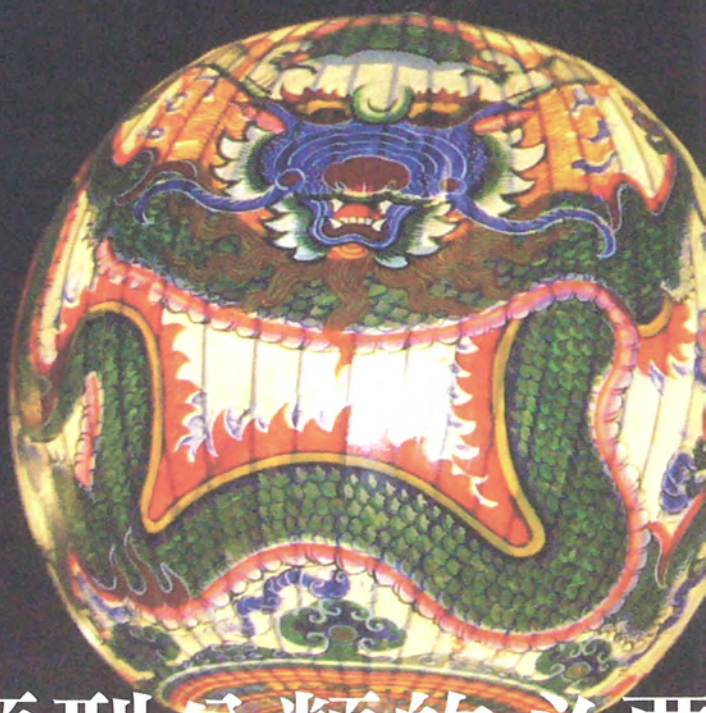
然是重要的考量，但在評估節目效益時，是否能先將傳統的收視率概念擺在一旁，另外以「收視質」的概念來進行？以播放霹靂布袋戲原聲帶的音樂節目「音樂大霹靂」為例，收視的觀眾涉入感深，忠誠度高，對於節目也有高度認同，在收視質上遠勝於一般綜藝類的音樂節目。廣告效果上，這類的節目也可

音樂節目，並不代表這些族群或這樣的品味不存在；曝光率最高的音樂，也不見得就人見人愛。台灣的音樂節目內容，整體而言依然不夠多元；而在收視效益評估仍以傳統收視率作為標準的電視製作環境下，有心製作不同類型節目的企劃人員也難以發揮專業，這些都是閃耀星光沒照到的崎嶇蹊徑。

音樂語言與 族群語言的 拉扯

何東洪 撰寫

（媒體改造學社執委、輔仁大學心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論金曲獎以音樂類型分類的必要



得獎畫面：攝自電視畫面

今年第十八屆金曲獎頒獎典禮，一如往昔，在東風電視台商業思維導向的強勢操作下，依舊「星光燦爛」。如此光鮮亮麗的奇觀、喧賓奪主，視音樂人如跑龍套的典禮沿襲，雖過去三年在新聞局的評審檢討會議中，一再被嚴厲的抨擊，囿於新聞局的消極，金曲獎之於台灣音樂產業與音樂文化的意義與位置的問題，仍無法被認真看待、檢討。

因此，林生祥與日本樂手m-m-z一方面表演「種樹」一曲，一方面拒絕，並宣稱要把最佳客語歌手、最佳客語專輯兩項獎金分贈給幾個農業團體與「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的舉動，加上支持者在頒獎典禮拉起支持台灣農業的布條，讓在台北韓偶像的疲勞轟炸下的閱聽人，留下足以不斷引發思緒的深刻印象。

林生祥與鍾永豐從先前的交工樂隊開始便堅持的音樂實踐，從美濃反水庫運動到台灣在WTO的全球化政權下的三農問題（農民、農業與農村），是支撐這次「游擊行動」的重要依據，但本文要談的是拒領行動所引發的另一個議題，即「客家」歌手反對金曲獎以「族群語言」分類獎項的意涵。

當林生祥談到「客家音樂」雖然獲得金曲獎的賞識，卻也日漸被「邊緣化」時，很多無法理解的人說：「難道不是因為金曲獎設置客語、台語、原住民獎項，才讓這些族群的音樂得以讓更多人知道嗎？林生祥這樣說，不是很矛盾嗎？」

以下讓我從金曲獎評審人以及多年觀察台灣音樂文化的身份與角度，試圖揭開這個看似矛盾的表層，探看帶有刺激性進步意義的意涵。

先看看金曲獎流行音樂獎項的變動沿革：第三屆起設立方言獎項，第八屆把國語與方言的最佳作詞獎刪除，於十四屆起將方言獎項擴大改為台語、客語、原住民語，並於十六屆將最佳流行音樂演唱專輯和新入獎以語言分類，但次年把新人獎合併。依此沿革，我們可以嗅到族群語言與音樂語言的拉鋸戰，我將之解讀為「政治正確」時代的矛盾與難題。

從台灣戰後政治社會發展史看，金曲獎作為一種社會的「對照」，反映著「國語」文化主宰下，被歸為「方言」音樂的解案。然而從語言的分類看，「福佬」依舊以「台語」稱之，反映出政治正確背後的文化霸權「反霸權」下的沙文主義思維（筆者曾在第十六屆檢討會議中提出），而此種思維，如何面對台灣原住民達十二種、客家多達五六種語言的事實（更不用說崛起中的東南亞語言）？族群的疆界定義，是變動的，是建構的。當我們沿用「四大族群」的定義時，恰好落入了國族主義的反抗「複製路線，看似解除魔咒，卻讓人深陷其中。語言分界，被自然化、固定化後，成為提倡多元主義文化論者的依據。分析上，總的來說，我們可以從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的軌跡中，理解客家、原住民族群渴望「聲音」的浮現與「被聽見」，但落在特定實踐脈絡中，族群語言的使用無法在真空中發生，它們總是在藉由媒介中作用著。音樂作品，正是一種媒介中介溝通（medium/mediation）的形式。我們可以說，當族群語言被視為一種媒介時，音樂作品既是中介了特定的社會關係，卻也不能把音樂作品視為此特定社會關係的抽象。

因此我們可以這麼理解，林生祥及支持他這次行動的音樂人，所擔心的，無疑是當國語流行音樂幾十年來成為主導性的音樂文化時，當「客語」、「原住民語」、「台語」被「提

升」到與國語一樣的位置，而以金曲獎將這些族群語言分類並列作為展現時，我們正是止於把音樂作為族群語言「表達語言」的語用學與語意學的複雜關係抽象化。此抽象化的效果，便是安排每個人的音樂在自然化的位置上，而主導性的「國語」音樂文化則依舊安穩，被以族群語言對待的音樂，則持續地被邊緣化——試看，承辦頒獎晚會的電視台一方面光明正大地利自己經紀公司的藝人，大肆渲染，並炒作出席晚會的偶像、巨星；另一方面平面媒體像有一「共識」般的投射獲得提名的客家、原住民或「非主流」音樂人所持的報導角度，從中我們不難發現，族群語言的分界，與流行音樂文化的中心與邊緣的分界，恰形成對稱關係。客家音樂與原住民音樂作品與音樂人，抽象地被放置在美其名曰為多元文化的平等，實為「保護名義」下被壓制的邊緣區位中。

在此，筆者並非否定多元族群文化的提倡，而是具體提出相對於金曲獎，音樂形式的社會脈絡與位置。當不少音樂界人士（包括主流音樂界）與評審提出以音樂語言取代族群語言的認定時，值得注意的是，反對的聲音倒不是反對音樂類型的分類，而是擔心弱勢文化的稀釋、消失。因此，全然反對的人認為現在金曲獎獎項的設置讓文化上相對弱勢的音樂得以被大眾知曉；漸進式反對的人，認為音樂類型分類的方向是對的，但台灣的音樂類型還不夠清楚、作品不夠多，目前難以執行。支持與反對的兩造，都有其道理，突破此困局，需要正視筆者上述所說的社會脈絡的問題，並理解音樂語言的內涵及當下台灣的音樂環境。

音樂語言，與族群語言一樣，是一種習得的能力，是表達與再現意義和行動的前提與結果。在此，我們先為音樂語言做簡要的定義：所謂的音樂語言，即是在創作中，音樂人在樂器的聲響特質與再現能力的搭配下，思索曲調、音韻、歌詞的契合，以歌曲作為意欲載體的整體音樂

性（musicality）呈現。如果我們能夠理解族群語言的「能見度」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社會脈絡下的效果，那為何我們不能理解音樂中，族群語言的使用也是如此？難道音樂作品不正是透過樂器、聲響的編制、錄音與表現而呈現現在我們面前的嗎？所以，客家音樂，不再是獨立於樂手的樂器與編曲的聲響與表情，只存在於山歌、山歌班傳統歌謠的記憶上；原住民音樂，不必然非得族群語言吟唱，胡德夫的音樂，可以用「國語」唱，可以用鋼琴彈奏，可以用藍調表情。

人們通常把音樂語言以音樂類型（genre或樂種）稱之，音樂的類型化，是一個生成與建構的過程：它牽涉了音樂人在所處的音樂文化環境中，何以承接與超越既有創作與分類傳統，也牽涉了音樂流通環節中，不同的人如何將之定位與區隔！唱片公司如何將特定的作品推銷出去、樂評人如何根據先前近似的類型的作品評價手中的音樂、唱片行如何擺設等。總的來說，類型，既是創作者的主觀意圖，也是客觀條件下符合或是超越既有分類的依據。由此產生了我們所熟悉的英美分類的藍調、民謠、搖滾樂、世界音樂、電子舞曲、嘻哈、重金屬等，以及在台灣可以加以分類的國語老歌、校園民歌、「台語」老歌（日本演歌傳統）、搖滾、嘻哈、重金屬、電子音樂、民謠、世界音樂等。

但有人說，流行歌如何界定為一個類型？這裡先必須在幾個詞彙上澄清。所謂的流行音樂，英文作 popular music，是一個泛稱，理應翻成通俗音樂，指的是相較於高雅、嚴肅的音樂傳統，而且是藉由大眾傳媒、市場而流通的音樂商品。從二十世紀以降，通俗音樂可說是最為流通的音樂。



媒體隨想

從公廣集團到 PODCAST

在進入主題前，讓我們先來檢討一下台灣的音樂媒體環境，你常常覺得電視上、廣播裡出現的音樂千篇一律，令你索然無味嗎？你想介紹自己喜歡的音樂給更多人認識卻苦無人際傳播以外的管道嗎？我們的音樂媒體內容夠多元嗎？這些內容能夠滿足各種不同的音樂品味嗎？「多元的媒體環境與內容」這個主張的確是個陳腔濫調，但正因為目前台灣的媒體環境依然商業掛帥，才一直有這樣的呼聲。

鄭凱同 撰寫（媒觀研究與教育推廣部主任）

那麼以「製播多元優質節目」為使命的公共媒體呢？礙於經費與製作上的種種困難，除了「週日狂熱夜」與演唱會轉播，公視也很難全面性地服務眾多樂迷族群。電視節目製作成本太高，要求提供全面性的多元音樂節目似乎過於苛求，那麼成本相對低廉的廣播呢？非常遺憾地，目前公廣集團並沒有廣播電台，因此在影響音樂聆聽行為甚深的廣播媒體方面，公廣集團完全使不上力。

正所謂求人不如求己，許多喜愛音樂的朋友早已在網路上建構屬於自己的podcast節目，分享自己喜歡的音樂。所謂的podcast，就是一種網路廣播的形式，和一般網路廣播不同之處，在於聽眾可將節目檔案下載到mp3播放器裡，等到有空的時候再拿出來聽，直接訂閱(subscribe)節目的話，還可即時更新檔案。這種「同步更新、非同步聆聽」的傳播方式，為忙碌卻又不願錯過任何訊息的現代人帶來許多方便。

podcast為音樂的傳播方式帶來新的可能，在著名的黑米書籤上迅速集結了一群熱愛podcast的網友，並且組成「黑米帕」群組(HEMIPOD)，這個群組以「收集podcast教學、應用、與分享好節目」為宗旨，對於podcast文化的推廣不遺餘力。

然而有了這種替代性(alternative)的音樂媒體，我們可以就此認為大眾媒體

的多元性不重要，或是公共媒體集團沒有廣播電台也沒關係嗎？其實不然，原因有三：其一，數位落差的情況依然存在，網路的使用在許多閱聽族群中並不普及，且podcast的使用本身已經有一定的技術門檻，遑論錄製節目、上傳檔案等技術難度更高的使用行為；其二，工作與生活的環境直接影響了媒體使用的習慣，在普羅階層的工作環境中，仍然以收聽廣播節目的比率較高，比如工廠、零售店、運輸業；等，因此廣播便成為這些工作者接觸頻率最高、使用時間最長的媒體，而這些人並不一定對現有的廣播內容感到滿意；其三，公共媒體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在於，在民眾心目中建立一種可親近性的信賴感，亦即，民眾肯定其節目內容的品質，且有興趣去觀賞或收聽其製播的節目，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基於此，公共媒體集團應該更積極拓展廣播媒體此一領域。

再談回podcast，雖然podcast為音樂文化的傳播開啟了另一道門，然而現有的

著作權概念卻宛如擋在這道門口的龐然大物，令有志之士不得其門而入。依現有的著作權法規定，在未經著作權人同意的情況下使用著作權人的作品，都算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當「合理使用範圍」之認定標準模糊不清，且著作權仲介團體咄咄逼人的情況下，音樂複製與散佈的行為幾乎是動輒得咎，這也是讓許多熱衷podcast者卻步的原因。

要解決惱人的著作權問題，除了自己做節目的配樂，另外還有一個方便又安全的管道，那就是使用有Creative Commons授權的音樂。Creative Commons是一種著作權人自行釋出使用權利的協定，使用者只要在著作權人規定的範圍內(比如非商業使用)，皆可自由運用釋出的創意素材，無須再過問著作權人。

一言以蔽之，音樂內容的種類永遠不嫌多，無論是大眾媒體或是podcast，我們都應該期待有更完整的傳播環境。大眾媒體方面，公廣集團的建置與規模的擴張，是未來必須持續注意的議題；網路媒體方面，數位落差問題、著作權概念的檢討、授權影音素材資料庫的完備化，這些工作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Guitar

新聞寫作篇

獨立音樂人的 媒體宣傳培力

Across 4 special shows, Radio 1's One World presented an essential guide to the rock guitar, interviewing many

One-music
All you need to make it in music

編按：本文節譯自BBC One Music網站(<http://www.bbc.co.uk/radio1/onemusic/>)，刊出內容已獲BBC Radio One同意。

摘錄、翻譯：媒觀翻譯小組

報導內容的撰寫很重要，大多數的讀者都不是音樂人，所以如果你撰寫時能夠從一般人有興趣的角度切入，可以讓內容更貼近大多數的讀者。這對你也有好處，不但可以引起注意，也有助於新聽眾的開發。

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如果你想宣傳自己的表演或活動，可以先寫一份簡潔扼要、訊息詳盡的新聞稿。這樣做的意思不是說記者都很偷懶，而是每個人都喜歡輕輕鬆鬆地搞定自己的工作，如果你的新聞稿可用性很高(譯註)，又不失為一個有趣的報導，那麼被報導的機會就很大。

和媒體打交道的時候，首先必須思考你提供給媒體的是什麼東西，如果是demo作品，那你必須先搞清楚有哪些平面媒體、廣播電台或音樂文字工作者對demo有興趣，然後再和他們接觸。

當你準備好一個故事性很強的報導時，就是和媒體接洽的最佳時機。嚴格講起來，「樂演出」、「樂團發片」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根本不算新聞。人們買雜誌或是打開收音機是想獲得娛樂，不是等著你賣東西給他們，所以儘量從表演和發片的事件裡延伸出更多新聞點會更好。

寫作時，有幾個技巧可以參考：

一寫給誰看？你設定的對象決定了文章的調性和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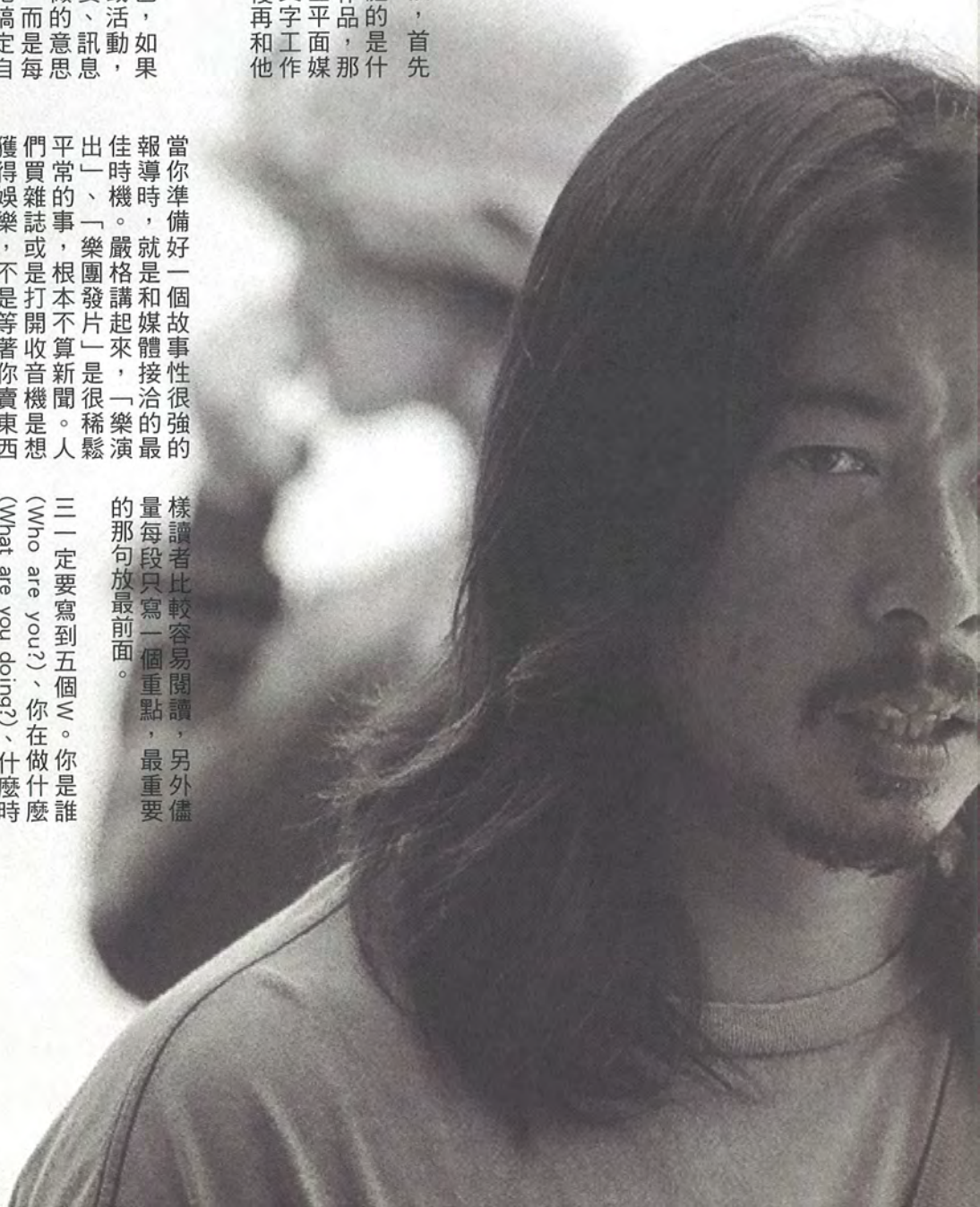
二講重點。句子不要太長，這

樣讀者比較容易閱讀，另外儘量每段只寫一個重點，最重要的那句放最前面。

三一定要寫到五個W。你是誰(Who are you?)、你在做什麼(What are you doing?)、什麼時候(When are you doing it?)、在哪裡(Where are you doing it?)、這件事有何新聞價值(Why is it newsworthy?)。把這五個W當成你寫作的架構。

四引用團員或活動策劃者(promoters)的談話。可以讓文章看起來更生動，敘事性更強。

五聯絡方式。千萬不要忘了附上詳細的聯絡方式，這樣記者想進一步採訪才找得到你。



愛我的音樂

陳爸爸 裝潢業 四十七歲

「現在的節目哪有什麼好看的。」對於現在音樂節目的看法，陳爸爸感慨的說。這位出生在五〇年代，從事服務業幾十年的陳爸爸，一直以來都非常喜歡台灣傳統台語歌曲。在陳爸爸心中，還有著對於六、七〇年代台語歌曲念念不忘的眷戀，他說「現在的節目根本看不到我們那個年代懷舊的歌了。」

年紀大了真的跟不上流行，連現在的台語歌都快聽不懂在唱什麼，感覺都被年輕人同化了。」的確，現今台灣的台語歌壇，在商業主義思潮為主流的情況下，現在的台語歌和以往的曲風有著極大的差異，甚至加入了許多年輕人的電音元素。也就形成了陳爸爸他所聽不懂的「流行」。

「以前黃金夜總會還不錯，常常會請一些歌星來唱唱老歌，現在好像都只有表演而已，所以後來就覺得沒什麼好看的。」現在的節目頻道這麼多，音樂節目也不少，但節目型態都漸漸的轉變成以流行音樂及綜藝性為主，於是我們看不到更多不同與現在主流的聲音。

「江蕙，應該算是現在唯一還保有傳統台語歌曲味道的歌手。」在談到自己的偶像江蕙時，開心的程度，就像遇見了多年不見的老朋友般，那樣熟悉。另外陳爸爸也提到，現在台灣的音樂市場，同質性太高，不管是轉開廣播，還是打開電視，看到跟聽到的音樂相似性都太高，如能夠多些不一樣的音樂，或許能讓我們的心胸更開闊。

（採訪／陳怡如）



Fq 上班族 卅歲

回想起來，最早接觸的音樂應該就是兒時母親買給我的兒童古典音樂集錦吧，那時我有一台小錄放音機，播放音樂、玩耍小小機器讓我感到滿足。不過除了高中時期曾經因學習樂器，而接觸銅管演奏之外，自此純音樂再也不能引起我興趣。

漸漸地變得貪心起來，親友介紹的、網路推薦的、唱片行的排行榜、具有特別音色的、歌手長相漂亮的、灑狗血的、創新實驗性的：一大堆我都去借來、找來、抓來聽，那怕只是看看側標的評論就買下，只要悅耳便全心開懷。在網路發達的現今，更容易和其他愛好者一同分享音樂體驗，卻發現從小一直娛樂我們的傳統媒體，音樂的介紹討論實在太缺乏，往往只是綜藝節目的一小單元、一段穿插式的訪問，縱有音樂頻道卻失了本土觸腳或淪於流行。

源自於語言的親近，將生活中的多樣感受付諸旋律、付諸詞藻表現出來，是我聽著本土樂手演唱或樂團最喜悅的契合。創作型女聲band sound、類民謠的歌唱則是我的type，清柔嗓音的代表陳綺貞、獨特的阿黛或是趙之璧、自然捲、Tizzy Bac，都在不同時期撫慰了我，就算男女聲音域差有頗大，不歌時我總要點上數曲才盡興，除此之外，我也受陳明章歌曲中對於人生、對於旅途、對於真切愛情的描寫而感動，但寂寞的是，這些音樂卻在電視節目頻道裡少被提及，反而演歌類型的歌唱秀節目在本土化潮的推波下佔有較高的曝光，唯有偶然廣播中聽到時會讓我會心一笑。

（採訪／林玉鵬）



林伯伯 退休 七十三歲

「電視台轉來轉去，都是一樣的節目，年青人的節目看起來也都一樣，沒啥新意！」林伯伯對於現今電視音樂節目時，這麼感嘆的回答著。並接著語帶氣憤說「還有那個星光大道，怎麼看著覺得假假的，偏偏還是有這麼多人喜歡，實在搞不懂年青人到底想什麼呢。」

林伯伯一直都很喜歡鄧麗君的歌曲，但無奈台灣電視似乎很少人重視鄧麗君的地位和意義（或是換句話說，現今的台灣電視節目，何曾對於台灣的珍貴音樂文化重視過？）。「上次無意間轉到某一台，竟然在播鄧麗君的故事，結果發現是日本人拍，覺得真不可思議！」之後林伯伯又得知NHK 每年都會有鄧麗君的特別節目，直呼太誇張了。「到底鄧麗君是台灣人還是日本人呢？」林伯伯好奇地問著。

事實上，與林伯伯的訪談，感受出台灣音樂節目的貧瘠和單調，對於不同族群的音樂需求，也多所忽視。

（採訪／林玉鵬）

吳先生 餐飲業 二十八歲

目前在餐飲業任職的吳先生，喜歡較為抒情的歌曲，平常主要是聽自己收藏的CD唱片。會聽音樂的時候，通常是在心情鬱悶時，負面的情緒就要靠抒情的歌曲來舒發宣洩，藉由音樂的力量，洗滌心靈以後整裝待發，繼續迎接下一個挑戰。

談到最喜歡的歌手，實力好唱功佳的林曉培，歌聲是讓吳先生百聽不厭。「Shino（林曉培）的歌聲揉合了強烈的震撼力與溫柔的抒情，對歌曲中抑揚頓挫的掌握是她歌聲動人的關鍵。」除了聽CD唱片之外，吳先生最常看的是MTV電視台。

對於目前電視的音樂性節目，他認為過度綜藝化、太多煽情元素是共通的缺點，也因此讓觀眾無法去欣賞感受比較純粹而專業的音樂性節目。

根據參與唱片工業的經驗與觀察，他認為目前主流唱片業太過於市場導向，急欲把歌手推銷給大眾而忽略了針對歌手特質仔細量身訂做的錄製過程，使得許多台面上的歌手是靠形象而非真唱功實力而走紅，所以相對的也使唱片市場的汰換速度激增。而怎麼樣的音樂才是真正的好音樂呢？吳先生認為由歌手自己創作出來，尤其是發自於經歷真實情境的感動，如此的音樂是最動人的。

（採訪／黃楚翔）

張芊芊 國中新生 十三歲

張芊芊，居於南投縣仁愛鄉力行部落的小女生，今年將升國中的她，興趣除了畫畫，編故事外，就是唱歌，畢業前還在部落國小辦的歌唱比賽，以「街角的祝福」一曲奪得冠軍。她覺得好聽的音樂，是要帶有感情的，喜好抒情路線的歌曲；喜歡的歌手有阿妹、A-Lin、F.I.R.以及Tank，芊芊覺得他們有實力派的好聲音，可以成為學習的對象。

提到關於最近收看的音樂類型節目，她最喜歡「超級星光大道」，特別是林宥嘉，並大方地在電話訪談中，獻唱他的代表作之一「我愛的人」。

芊芊都什麼時候聽音樂呢？她說：「心情不好的時候。」一個人聽著音樂或大聲歌唱時，可以忘記不好的事。她都由電視上的MV或藝人演唱而知相關的音樂訊息，聽到喜歡的歌曲，就努力哼唱或詢問姊姊。

談到對音樂創作的看法，她說：「如果一個人的創作很好，但唱的不好聽，那沒關係，但唱的很好創作的很爛，我比較不喜歡。」

（採訪／陳琬尹）





音樂特輯

媒體觀察站

播出時間：
每週五，晚間六點十分
至七點

播出調頻：
台北總台(FM101.7MHz
, AM1494KHz)

打著「親子共享的音樂節目」

的古典魔力客，在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每年每一季都會舉辦的「兒少優質節目評選活動」中，已經蟬聯兩次「五顆星」的推薦。沒有看過古典魔力客的觀眾，可能最好奇的就是一如何讓嚴肅的古典音樂，變成讓大家都可以親近呢？」

節目主持人黃韻玲提到自己從小就學古典音樂的人，到現在也一直從事著有關音樂的工作。幼時的經驗給予她很大的影響與幫助，自己也很希望能夠將這股接近古典音樂的愉快感受傳送給其他人，而古典魔力客這個節目正是契機。

其實，古典音樂是無時無刻在我們生活週遭的，像是每次去倒垃圾時，所聽到的「少女的祈禱」就是古典音樂。黃韻玲也說：「其實古典音樂也是當時的流行音樂呢！現在我們叫它古典音樂其實是我們去定義的。」在這個過程中，古典音樂被歸類成比較有隔閡的，具有很多規矩的音樂，導致大多數的人都不敢接近了。

不同於小時後的音樂教室充滿嚴肅與「大師光環」的課程，古典魔力客用了比較輕鬆活潑的方式，帶領大家進入古典音樂的世界。最令黃韻玲印象深刻的，是在剛開始與公共電視的工作人員合作時，光是第一季的第一集就拍了整整三天才完成，這對於長期以來在商業媒體工作的黃韻玲來說，是一件十分不可思議的事。因為商業電視台不可能有多餘的時間做細微的調整，通常幾個簡單快速的動作就可完成一個段落；此外，在討論節目流程與內容的會議上，黃韻玲都會帶著兒子出席，在討論過程中，工作人員也會詢問兒童的意見，對節目做比



專訪主持人黃韻玲

較完整的調整，「這種工作的態度與精神，真的讓我感動」黃韻玲表示。

主持節目的時候，黃韻玲更是將主持綜藝節目的經驗帶入古典魔力客中，增添不少生動活潑的元素，不以一個嚴肅的「音樂老師」的角色。令她訝異的是，製作古典魔力客的工作團隊大都不是學過古典音樂的人，而這樣的組合，也可以讓節目更可以從「不瞭解古典音樂的觀眾」的角度去製作節目，更不會讓節目冠上「都是古典音樂專家深奧難懂的話」的形象。

在這種透過音樂欣賞與有趣的動畫，來帶領大家認識有名的古典音樂大師，使得音樂不再是音樂，而是傾聽大師們的秘密日記。節目裡大師不僅是大師，也是一個會翹課，會難過哭泣，會失戀的「平凡人」。這種平易近人的方式，可以使得小朋友們與古典音樂大師們的距離更加接近。

優質節目古典魔力客

古典魔力客的宗旨，並不是要將每一個人都訓練成偉大的音樂家，而是一個快樂的聆聽者。不管是古典音樂或是流行音樂或者是搖滾樂，都具有感染力與想像力，如果能讓孩子在學習過程中接觸各式各樣的音樂，可使得他們激發出更多的創意與想像力。黃韻玲最後提到，父母本身就是很好也是很重要的老師，因為小孩子會從爸爸媽媽身上學習到各種習慣與行為態度，所以「以身作則」就變的很重要了，如何讓孩子開心，健康的方式去學習，並且展開心胸，找到自己的方向，也是十分重要的。



媒體觀察站

最近「星光幫」火速襲捲全台灣，成為大多數人茶餘飯後的聊天主題，也成為許多人每個週末關心的對象，這個以「明星夢」打造的舞台，訴求「只要歌喉好，人人有機會」的氛圍。每週淘汰的方式，也促使觀眾一同進入緊張的氛圍裡，到底「星光大道」的魅力在哪裡？本集將為您一一分析。

很多喜愛這個節目的觀眾，大都認為這個節目是相較其他綜藝節目，製作比較用心且認真的。除了用這個角度討論星光大道之外，中正大學電傳所簡妙如老師將從其他角度觀察這個節目收視率狂飆的原因與其發燒的現象。

從近年來全球真人實境節目的崛起背景，可以發現《超級星光大道》是在這片熱潮下的「台灣在地版」。像是美國的《美國偶像》、英國的《流行偶像》、中國大陸的《超級女聲》等，都是強調以平民真人的參與、沒有劇本、讓觀眾在電視機前享受「看事情發生」的快感。

《超級星光大道》算是台灣近年最成功的真人實境節目，這種由觀眾看到參賽者真實人性，以及由觀眾參與票選淘汰的真人秀，最吸引人之處就是「寫實感」。

而在《超級星光大道》收視率狂飆的同時，我們除了體驗節目過程的刺激、讚嘆節目創意之外，簡妙如老師也提醒我們應該注意這種真人秀節目某種操弄「平凡真人／觀眾」的商業手法本質。簡妙如老師認為，此種節目利用平凡人的一明

的文化現象

星夢」，這些自願的參賽者，其實是相對於大牌明星較為廉價的勞動力量來源；既貢獻演出，又經常被節目設計出的情境剝削其隱私及真實感受，以創造節目具有高利潤價值的高潮及賣點。另一方面，熱情觀眾的參與，也成為節目免費的勞動者。

簡妙如老師也提到，我們除了看到節目內容之外，也可以觀察有趣的結構關係。像是聯合播出該節目的中



視與中天電視台，以及相關新聞會一起出現在中視新聞、中天新聞台與中國時報，可以理解這三家媒體其實是同一位經營者。這個節目與背後媒體關係，導致新聞輪流炒作，發揮最大的媒體綜效，使社會大眾捲入對該節目的注意之中。

簡妙如老師解釋，

在國外真人實境節目的相關研究指出，英國的《老大哥》的觀眾，並非一開始就喜歡該節目而觀看，反而是因為「所有其它人都在看，而且在談論它」、「所有人在評論那些競爭的人，以及他們在鏡頭前的反應」，才因而觀看。

在欣賞真人實境節目時，我們通常有身歷其境、感同身受的反應。除了這些直接的感動之外，如果以觀察電視節目製作過程中節目與廣告之間的關係，或許會有更多「真實的」感觸。

另類角度觀察星光幫

ROCK

「紀錄台灣當代獨立音樂文化，就是Roll Star存在的目的」。世新大學廣播系自製的音樂節目「Roll Star」，在企劃書首頁以一種「捨我其誰」的氣勢如此寫著。

從2003年製播至今，「Roll Star」介紹過各式樂風與廠牌，訪問過各類型的樂團，也拍攝過大大小小的音樂活動；節目長度從原本每集十五分鐘，變成現在一集二十分鐘；製作團隊的人數從十多人增加到六、七十人；播送節目的管道也從原本的校內電視台擴展到MTV音樂頻道。

談到「Roll Star」的緣起，節目指導老師江亦瑄表示，由於一開始只在校內播放，因此收視對象主要鎖定年輕的學生族群；製作目的在於推介一些有別於現下流行音樂的獨立音樂創作，拓展觀眾的文化視野。此外，江老師也提到，不管是主流媒體或是一般大眾，對於獨立音樂的認識大多不夠深，因此容易造成一些誤解或刻板印象，Roll Star致力於獨立音樂場景的紀錄，正是想增進年輕人對獨立音樂的認識。

另一個催生「Roll Star」的遠因則是世新廣播系學生組團創作的風氣頗盛，系上很多老師也都蠻支持獨立音

樂。「像我在『Roll Star』的時候，『KEN』、『壞女兒』、『潑猴』、『飯糰』、『C大調』這幾個團的團員都在我們系上。」草創時期便參與製作的陳欣緯這麼說。

今年即將進入世新廣播所就讀的陳欣緯，以及在製作人任內將節目推展至MTV頻道的張瑋倩，當初都是基於對獨立音樂的興趣而加入製作團隊。張瑋倩表示，她剛加入「Roll Star」的時候，對台灣的獨立音樂認識也不深，但是在製作過程中，時常上網搜尋相關資料，找樂團的音樂來聽，或是直接去看現場表演。「參加像春天吶喊或野台開唱這種音樂祭收穫最多，可以在連續幾天內看到很多不同風格的樂團，非常得。」張瑋倩說。

隨著製作團隊的更迭，節目的內容也有所變化。最初節目較偏向紀錄片形式，呈現較多訪談內容；後來

加入V串場，穿插在樂團表演的影片之間；現在的「Roll Star」，不但視覺風格變化多，節目流程也都有了規格化的標準。看到這樣的轉變，陳欣緯和張瑋倩分別提出自己的觀察。陳欣緯表示雖然視覺上變活潑了，但內容卻稍嫌缺乏深度。張瑋倩則提到，「節目到底做給誰看？」這個問題常常出現在團隊的會議討論中，若著重內容深度，恐怕沒接觸過的人會看不懂；若以著重視覺和搞笑的方式來吸引一般大眾，卻又會太過綜藝化，偏離音樂本質。

另外張瑋倩也覺得現在的學弟妹好像不是那麼常去看樂團表演。「去現場看表演是了解樂團最好的方法。如果不去現場看表演，要怎麼去體會他們的音樂？」張瑋倩說。

自製音樂節目 STAR

LET'S

專訪
世新大學

提到自己以前採訪樂團的經驗，陳欣緯說：「會先花時間蒐集資料，自掏腰包去看表演，然後做很多次的訪問，每次訪問都會問出更多有趣的東西，因為對訪問的團有興趣，所以自己也覺得收穫很多。」她也覺得現在的學弟妹在資料蒐集的功夫做得不夠足，以致於訪問時只能泛泛地問一些樂團已經回答過很多次的問題，出現雙方都很僵的尷尬場面，她認為訪談應該像是平常和朋友聊天一樣，在那種氣氛下比較能談得深入，如果對樂團沒有足夠的認識是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的。

製作經費不足一直都是「Roll Star」製作團隊的問題，主要支出還是在於Live house和音樂活動的門票。江亦瑄老師表示，早期學校只有補貼拍攝的帶子，現在則是有一些零星的補助和贊助，但基本上還是不足，因此他們必須和各Live house提長期合作方案，希望Live house提供公開票讓學生進入拍攝。陳欣緯也提到，她一直提醒學弟妹，提案時必須明確告訴樂團和Live house「我們能提供什麼？」，否則即使節目再有理想，別人也沒有義務提供拍攝。

由於製播初期還在摸索階段，所以製作團隊僅限於系內學生，目前則是開放校內非本科系學生的參與。「我們都會跟新加入的成員說，這不是社團活動，社團活動的感覺是想來或不想來都無所謂，我們的期望則是培養參與成員對節目製作的責任感，以及對獨立音樂的熱情。」江亦瑄老師說。

幾年下來，「Roll Star」累積了大量台灣創作樂團的影像紀錄，有些音樂人已經躍上大舞台，有些訪問過的樂團已經解散，也有不少則是經歷團員重組再出發，這些影像對於台灣的音樂文化而言都是珍貴的資產，或許建立一個有系統的資料庫是不錯的做法。談到這個部分，江老師表示，系上一直都有在進行一些整理、分類的工作，但是限於版權問題，目前所有的影音資料都只能提供系內使用，因為當初和拍攝對象談的授權範圍僅限於世新大學

校內以及24小時頻道的播放，因此全面開放提供其他影像創作者使用恐怕有困難。不過江老師也提到，目前並沒有遇到影像創作者請求提供影像的狀況，若有的話，只要影像創作者取得拍攝對象同意，另擬一份授權書，他們也樂意提供。但這樣的授權方案只限於獨立影像創作者，一般商業節目製作公司則必須另外收費。

在音樂內容貧瘠的台灣廣播環境中，「Roll Star」其實是一個非常創新有趣，且有助於獨立音樂推廣的管道，或許未來「Roll Star」和獨立音樂人可以朝著「互利互助」的方向思考，尋求更密切的合作方式。「Roll Star」和MTV頻道新一季的合作計畫正在洽談中，期望不久後就能再度於電視螢幕上看到新節目。迫不及待想了解更多「Roll Star」的朋友，可以到以下網址先睹為快：<http://www.im.tv/mylog/rollstar>



ROLL

「做新聞，的確有困境。但這些困境不是僵化的，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中國時報記者高有智，坦言記者在工作上有限制：勞動條件倒退、工作自主性受限，大眾也將媒體視為洪水猛獸。但他認為，報社的確有其經營上的困境，指責它「墮落」無助於現狀，應要從「尋找出路」的角度思考問題。

做新聞是一種關心社會的方式

從事媒體工作多年，高有智認為，外界對新聞工作有誤解：以為媒體人看來光鮮亮麗、主播像明星又有知性美，大眾傳播媒體影響力大，媒體工作似乎前途無量。但事實上，「整體勞動條件是倒退的」，從客觀條件看，每日工時超過十小時、起薪不高，可能每年還拿不到一個月的年終獎金。而且「供需已經不平衡了」，高有智強調，每年傳播相關科系畢業生人數，遠超過業界需要的量。

勞動條件倒退，媒體人光環也不再。要進入新聞界，得先「匡正」這些迷思，清楚記者職業特性，重新認清記者的工作使命。高有智說，新聞界遇到困境，需要更多理解媒體現狀、對新聞工作能堅持的人投入。

「當記者，可以滿足我的『偷窺欲』。」高中時，高有智對生命現象感到好奇，選填台大動物系為聯考第一志願。大學時參加原住民學童的課業輔導、部落服務等活動，十分關心原住民議題。他熱愛生命、喜歡與人群接觸，關心社會弱勢團體的需要。

高有智走進部落，體驗原住民的生活與文化，學習對人群與土地的尊重。他發現，主流媒體所呈現出的原住民形象，與他們實際的生活、文化、性格等都有很大的落差。「如果我進媒體，就能替他們發聲」在高有智的想像中，新聞業正可以滿足自己對弱勢團體的關懷。畢業後選擇就讀台大新聞所，決心當個媒體人。

儘管社會對媒體的信心似乎每況愈下，但高有智樂觀地認為，媒體中仍有

記者， 活在天堂與地獄間的另類無間道



「媒體，的確有困境。但這些困境不是僵化的，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中國時報記者高有智，坦言媒體確有困境：勞動條件倒退、報酬低、社會鼓勵少，工作受到限制，甚至大眾也將媒體視為洪水猛獸。



突圍ING

高有智以他日常工作為例，一些他所關懷、希望能喚起社會關心的議題，都會主動向報社推銷、爭取版面。高有智認為，《中國時報》能給記者機會，例如「司馬庫斯」議題，報社願意用全版報導，讓這個資源弱勢的小地方可以被社會大眾留心。爭取報導機會，成功「突圍」，又更往前跨一步。

此外，像他與何榮幸所撰，獲得二〇〇五年卓越新聞獎的專題報導〈休耕啟示錄〉，在專題連載期間，也歷經「完結篇延宕」、向報社爭取版面的過程。

高有智形容這種狀況是「突圍ING」。是現在進行式，處於一個持續狀態。記者工作雖然不在「天堂」，卻也沒有墮落到「地獄」。他說，媒體界什麼都有，有些人踰越記者本分、行徑光怪陸離；但仍有許多盡職、追求理想的記者。每個人都在這兩端中掙扎，是一個動態過程。但高有智強調：「掙扎是好的」因為掙扎，才意識到一端是困境、一端是出路。才意識到我們正在兩邊中拉鋸，才會不間斷地尋找出路。

「這種掙扎是集體的掙扎」，高有智說，集體掙扎是一種進步。一起罵各個媒體，一起罵共同面臨的困境。但同時又能一起為找到「出路」的同業喝采。媒體有困境，但兢兢業業、認真每一天的同業也很多。困境變成一種出路，在不斷的突圍與拉扯間，高有智笑稱自己是「活在天堂與地獄間的灰色地帶，不斷徘徊」。

在千瘡百孔中繼續奮戰

遇到實習生，高有智總會先問：「你還想當記者嗎？」藉此，高有智希望刺激他們思考「為什麼要當記者？」

很多媒體人常抱怨自己「年輕時被騙」、「沒有選擇」、「已經走不開了」。高有智認為，許多人認不清職業定位，隨波逐流的結果，將會導致媒體環境停滯不前，成為阻礙媒體進步的力量。高有智說，身為媒體人，雖然無法百分百認同自己的工作，每天在掙扎與突圍中，「但你仍會喜歡這份工作！」仍會努力、仍清楚自己的工作使命。

即便有許多委屈與讓步，但高有智強調：「務實一點看，社會中各行業都一樣有困境，一樣需要妥協。」所以信念的堅持更顯重要。暫時的妥協，不代表放棄理想，而是爭取下次再戰的籌碼、等待下回突圍的機會。

「真正要思考的是，『在千瘡百孔中，如何繼續奮戰？』」高有智認為，看到困境後，更要思考出路、找到方法，這樣行動才是有意義的。他建議準媒體人，應先問自己「為什麼要當記者？」找到努力的理由後，再進新聞圈磨練。因為所謂「困境」，都是別人所說、所經歷的，也許困境根本就不存在。自己真正走過，才能探知「困境」的虛實、才能找到「出路」。

改變媒體，關鍵在行動

媒體人的「突圍」，高有智分為個人與社會兩個層次。個人層次，包括與報社爭取專題、報導的面向，以及向報社建言。社會層次，可與社會團體對話、結合，理解議題的多元觀點，並深掘社會政策落實成果。

要改變新聞媒體環境，僅新聞工作者在崗位上努力還不夠，需要社會對媒體、公共對話空間的信賴。高有智認為，社會上，反省媒體的情緒與動力十分充足，但很多對媒體的觀察僅停留在謾罵、不信任階段。仇恨式地對抗媒體，只是展現激情、一竿打翻整船的人，不但無助於媒體進步，還使認真的媒體工作者挫敗。

「關鍵在行動的力量」這股反媒體的社會情緒與動力，已具備社會運動的能量。高有智期待，媒體識讀教育的普及，將使社會大眾更理解媒體，有助社會對媒體現況形成更細緻、理性的討論，共同為媒體環境找尋「出路」。

專訪中國時報記者高有智

採訪、攝影汪倩如（媒觀志工、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研究生）



南方的巨影相傍北方的幽光

圖說：此圖為TVNZ內部的剪輯室一角。



重量評論

程宗明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華視公共化與加入公廣集團都已達一年多，諸多的謀和與衝突，外加主管機關的無作為，使得原本正常的切磋歷程，成了消磨士氣的坎坷路。近來思索未來出路之迂迴中，突然看到一個巨大身影，尋獲一些感動，使我想起了攀登基隆暖東峽谷的心路。峽谷中有諸多扶疏人工園景，雖典雅有緻，但苦於綿延有限，幾步之後就是死路，屢經迴旋周遊的花叢之中，卻看不出一個所以然；然而就在側尋登山羊腸小徑的陰鬱後，突然豁然見一

宏偉景光：映入眼前的是谷峰之處，豎立一片鬼斧天成的巨石，粗曠的風霜表面下，靜立一素樸的中式涼亭，四下無人，兩相對照下，此一意境令人震懾不已。

這就是近日的心路寫照。華視的公共化，依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所設定的附負擔原則，持續尋求政府依法的捐贈；然而持續一年的協商，不得要領，也無一致的政策依循。主管機關從負責事業成敗的職責，轉身一變成爲裁判，不任教練，而是鐵血無

私地判定現有公共化無線電視事業的績效，是否值得繼續投資？幾經溝通未果發覺，行政倫理之錯亂莫如幾年來的民進黨中央政府。

六月二十日聯合報全版刊載了一場針對華視公共化問題的座談會，其中邀列入席的兩位學者，二〇〇六年以前是反對「公共化」的制度設計者，如今紛紛發言呼籲政府要執行「附負擔捐贈」，此一轉變令人詫異，究竟我們政府出了什麼問題，連原本社會反對陣營的人士，都理解公共化需要非商業性的財務設計，在這樣高度共識的媒體改革目標下，政府還在猶豫與空轉嗎？

其實這是其來有自的，導源於一些似是而非的推論。主管機關詮釋「公共化」不等同於「公共電視化」；公共電視是有線電視系統內的第十三頻道（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PTS），而不是公共廣播電視（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所以公共電視化是狹義的，非總體精神；而華視被選定為公共化無線電視後，不是轉型成公共電視（是否為公共廣播也一併不論），而是成為一個以公司法人的營利電視台，卻追求品質與競爭力。依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當前的釋義，「公共化」（Publicizing）就是要轉型成公共廣播（PSB），沒有一個公共化會脫離此成為一個另類。而台灣目前的第十三台公共電視，是依循公共廣播基本精神而設立出的一種類型，雖非總體但絕對屬於公共廣播，正如同華視在分工區隔下也

紐西蘭公共化的激勵



會成為一種公共廣播類型之事業。沒有公共化是永遠現在進行式，終究會回歸公共廣播大家族，與目前內湖公視同屬一個經營理念。缺乏世界觀的規劃者，才會把玩語言性之遊戲推論，硬要形成一個另類。

就在糾葛於這些對公共化五彩繽紛的非議中，陰鬱中的我忽然看到一個巨大的公共化身影，豎立在南方之天。今年三月紐西蘭政府正式公告了對全球OECD所屬國公共電視經費模式研究的總評估，在這近三百頁的報告中，結合了全球85位專家學者協助，由在地一群十人中壯小分工完成。這是截至目前為止，看到最詳盡地記載先進國家之林如何設定公共廣播財務規劃之分析，本報告成就驚人。

紐西蘭政府文化部資助此一報告為何而來，就是為己之公共化政策的發展定調。該國勞工黨政府幾乎於同時與民進黨政府於千禧年執政，為矯正長期執政保守勢力偏差，開始媒體民主化改革，而贏得兩次大選，持續完成黨之「綠色」廣播政策。具體措施有：將國有商營電視 TVNZ，轉換為特許法人的公共電視事業，而非僅是公共化的電視；加碼國家捐贈經費，退還盈餘繳庫數重複投資、指定發展數位平台使用數位發展專款；最後整合公共電視節目基金、廣播電台與原住民電台資源。這些壯似相同的施政，民進黨致力施行了多少？明年能彼此見賢思齊嗎？

也就在這壯闊波瀾的行動下，啟動這項研究案。研究主持人是UNITEC傳播學院教授 Peter A. Thompson。2000年與台灣聯繫時還是該校的新進成員，憑著一股持續熱誠投入媒改運動，最後獲致如此信任的夥伴資格，引領全院投入這劃時代的報告製作。國際夥伴除了包含諸多各國同業，還有多人與台灣保有情緣：丹麥前公視總裁 Nissen（樂於分享數位經驗）與顧問

Peter Looms（二〇〇二年來訪台）、西班牙Mates教授、義大利的 Padovani教授、比利時 Jo Plesors教授與 Simon Delaere 研究員、澳大利亞 Jacke教授、紐西蘭 Wayne Hope教授（2005年皆來訪）。而該研究案的首席顧問為國際知名傳播學者 Howard Frederick，為早期投入國際網路運動家，熟閱國際事務與公益，多年蟄伏紐國觀測國際局勢（著作在國內已有中譯，如今重披戰袍，為傳統媒體政策立新命。外加三位國際知名的傳播與公共電視學者助陣：加拿大的 Marc Rapoy、挪威的 Trine Svendsen、希臘的 Karatzi-Whitlock。

在這份報中我們驚豔地看到公共電視實質的成長，於這南國中發聲。早在1999年紐國的相關資料都有提及，該

國對公共廣播的投資佔 GDP 的比例，居OECD所屬國家之末，只比美國高，被視為產業的恥辱與警訊。然而此份報告出爐後，居然呈現經年努力後，勞工黨政府的投入比例早已大幅領先美國（請見左表經研發人員整理）：

同時更躍升諸多群倫之上，超越過去八個領先國，達到中上之標準。而每一國民之公共廣播福利所得評比中，也在三十個國家中進步到第十八名的地位。比較台灣來看，我們距離最後一名的美國，尚有很大落差，更遑論紐國，早就被拋之腦後。

國家民主化的競爭力，在這場向上提升中，見到高下。然而紐國最後

的評估報告，卻非好高騖遠。該國認為，從人口比例與經濟規模來看，最適化的參照國家為芬蘭、愛爾蘭、荷蘭等國。也就回到巨影下的涼亭，從我們能體驗的高度，思考下一海闊天空的伸長。

一個佔台灣人口五分之一的小國，與我們同步賽跑，如今已達到令人眺望的生長高度。台灣人民與社會的動力與戮力，絕對不會輸於紐國。我們欠缺的是公部門的國際視野、與對國際民主規範的瞭解。願本文能給予公共化事業與公廣集團的員工、媒改人士、與社會NGO團體一些鼓舞，唯有不斷地發掘新天地、並宣揚公益的價值與事務，才能在這個混淆與錯亂的媒改新局上，持續教育自己與引領他人，達到台灣的「PBS」境界。

國家	公廣經費 (百萬美元)	該國國內 生產毛額GDP (百萬美元)	公廣經費佔 該國GDP 比例	總人口數 (千人)	平均每人享 有公廣投資 金額(美元)
匈牙利	419.98	99,712	0.42	10,072	41.7
冰島	44.14	12,380	0.36	290	152.2
英國	5588.9	2,100,000	0.27	59,405	100.9
瑞士	861.41	359,500	0.24	7,489	115
芬蘭	423.74	179,146	0.24	5,237	80.9
德國	5,770.54	2,362,000	0.24	82,431	70
瑞典	786.5	346,404	0.23	8,985	87.5
挪威	527	250,168	0.21	4,582	115
丹麥	495	243,043	0.2	5,397	91.7
澳大利亞	1175.45	631,500	0.19	20,100	58.5
愛爾蘭	306.79	183,600	0.17	4,000	76.7
法國	3468.46	2,002,582	0.17	59,991	57.8
奧地利	475.89	290,100	0.16	8,185	58.1
紐西蘭	130.61	85290	0.15	4,106	31.8
比利時	505.67	349,830	0.14	10,405	48.5
希臘	281.5	203,401	0.14	11,075	25.4
荷蘭	798.77	577,259.60	0.13	16,250	49.2
日本	5,800.00	4,623,398	0.13	127,764	45.4
斯洛伐克	94.26	84,700	0.11	5,400	17.5
加拿大	979.88	979,764	0.1	31,902	30.7
義大利	1674.27	1,672,302	0.1	57,573	29.1
捷克	107.5	107,047	0.1	10,183	10.6
葡萄牙	146.94	168,281	0.09	10,436	14.1
土耳其	267.62	301,949.90	0.09	71,727	3.7
韓國	527.92	940,000	0.06	22,775	23.2
波蘭	155.24	241,382	0.06	38.28	4.1
盧森堡	3.83	31,143	0.01	450	8.5
西班牙	98.23	991,441	0.01	41,286	2.36
美國	396.25	12,589,600	0.003	297,537	1.3
上列平均	1077.979	1,111,780	0.150769	33,925	48.42267
台灣	27.27	345,862	0.000078	22,689	1.2

欲下載紐西蘭政府報告：“Mechanisms for Setting Broadcasting Funding Levels in OECD Countries”請至
<http://www.cultureandheritage.govt.nz/publications/broadcast-funding/MCH-OECD-Funding-Report.pdf>



圖說：最右側的圖是諷刺委瑞內拉總統查維茲如影隨形，無論轉到哪個電視頻道，都有他的畫面。中間的圖是當時反對停頻RCTV活動時，當地民眾以蓋手印的方式支持。左邊的圖為RCTV的標誌。

全球之聲

委瑞內拉RCTV 遭停播

國內的辯論議題持續相同，一邊是反對查維茲政府的人，他們認為這一定和該頻道一直與查維茲敵對有關，因此查維茲政府才以政治報復手段處罰該電視台，另一方面，查維茲支持者(Chavistas)贊同政府的措施，因為這項施政「解放」了公共的電視頻譜，不再受這個透過宣傳戰讓國家陷入不穩定的電視台。

電 視頻道Caracas廣播電視台(RCTV)過去五十三年來，一直都享有使用公共電視傳輸頻譜的權力，這是委內瑞拉國內歷史最悠久的電視台，而它使用頻率的執照將被撤銷收回，就像我們之前提過的，委內瑞拉政府決定不再予以換照。

在如此極化的情況下，灰色地帶受到擠壓，最好的作法就是先聽聽兩邊的說法。

委內瑞拉部落格目錄to2blogs.com設立了一個RCTV特區，收集所有談論這項主題的委內瑞拉部落格文章，這告訴我們對委內瑞拉部落格來說，這項政府行動有多麼重要，因為就本質而言，整個過程是另一個政治對抗的機會，許多人甚至為了這項議題特別開設部落格，不論是認同政府措施的(RCTV from the inside)，或是持反對立場的(I am with RCTV)。到目前為止，光在to2blogs.com網站上就有超過兩千篇關於這起衝突的文章，意見相當豐富。

在每個部落格內的內部辯論，如Save to the PC(西班牙語內有超過兩百篇評論，都聚焦於這項侵犯

言論自由，公共或是私人

用精確一點的政治語言來說，「頻道不予換照」代表它不能以公共頻譜傳輸，而公共頻譜正是頻道的經濟支柱，觀眾也不能再看到這個頻道，所以事實上頻道不會關閉，只是被限制只能以纜線傳輸資訊，但因為委內瑞拉國內也沒有數位電視科技，所以也沒必要繼續討論下去。

沒有廣播信號的頻道就是一個關閉的頻道嗎？



圖說：反對停頻RCTV的抗議活動情況。

延伸閱讀：

紀錄片《風暴四十八小時》(Chavez: Inside the Coup)，導演Kim Bartley與Donnacha O'Briain，愛爾蘭IR / 2003/65'。

兩位愛爾蘭的電視製作人員，前往委內瑞拉拍攝總統 Hugo Chavez 的紀錄片，結果遇到二〇〇二年四月政變，總統被推翻，四十八小時之後發生反政變，Chavez 又復職，製作團隊原先的計劃，因為突發事件而改變，全程紀錄了戲劇性十足的政變始末，大大震撼了世人的心，並深思該如何細心解讀一般的電視新聞報導。



部落客動員討論， 表達多元立場

私有頻道的措施是否代表違反言論自由。

Alia Karimani評論道：「對我而言，問題在於民主社會的原則，這些原則不只包括言論自由，也包含了持有異議的權利、公平審判、捍衛、抗爭、工作、擁有私人財產以及其他權利，隨著RCTV執照被撤回，上述的部分權利也受到威脅，這個先例一開，以後媒體的言論自由再也沒有轉圜餘地。」

Resteados(西班牙語)的Alia則批評RCTV頻道的內容品質，認為言論自由的問題跟該頻道是否應被授權播放是兩碼子事：「打從十二年

前，因為道德和品質原因，我就已經不看RCTV，在查維茲決定收回該頻道執照後的幾個月緩衝期以來，該頻道品質依舊沒變，所以我除了重複「我不支持RCTV」(I am not with RCTV)，實在也沒什麼好說的」(譯註：評論者以「I am not with RCTV」反諷前述支持RCTV的部落格「I am with RCTV」)。

「Lubrio以五月十九日的反對遊行為例，在El Espacio de Lubrio(西班牙語)上問道，委內瑞拉是否限制人們的意見表達和抗爭的自由。在那場遊行中，政府連一次鎮壓群眾的行為也沒有：「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九日，反對者為了捍衛RCTV走上街頭

遊行，上千名反對者和平地遊行，這在獨裁國家中根本不可能發生，然而，不同反對派領袖開始在五月二十七日呼籲民眾持續留在街頭，以造成社會的不穩定，進而推翻政府，這個訊息透過Globovisión電視台與RCTV播出，他們甚至罵查維茲總統是笨蛋。」

本周是RCTV頻道播出的最後期限，它的執照自五月二十七日午夜起正式撤銷，並由另一家政府設計的公共服務電視台Pésquer取而代之，除了這家國營電視台之外，還有另外四家全國性電視台。

Caracas議題過去幾個星期以來都

讓人緊張，充滿了抗爭與動員，小販、演員、電視台工作人員、大學學生、政客、觀眾以及政黨成員全都為了贊同、或反對收回執照而走上街頭，同一片土地上人民所舉行的遊行和集結，都因地理位置和意識形態的距離而分隔疏遠。為了讓人們聽到言論自由的警鐘聲，反對派在二十六、二十七日晚間積極透過網路流傳抗爭的聲音檔(Pod格式)，政府也派出國民警衛隊與武裝部隊進駐遊行城市，以防止發生任何公眾失序的情形。

星期一早上還會上演另一個極端理由引發的政治衝突，委內瑞拉的傳播大戰將持續下去，即使反對派能控制的頻道又少了一個。



圖說：上圖為抗議停頻RCTV活動的參與民眾剪影。下圖為RCTV的網站首頁。

專訪 南洋台灣姊妹會

採訪、攝影 蔡蕙如

(媒觀組織發展部主任、台大新聞所研究生)

姊妹會前身：「美濃識字班」

——一九九五年，在美濃創置的「外籍新娘識字班」是南洋台灣姊妹會的前身。當時，美濃愛鄉協進會已經看到定居台灣的東南亞及外籍配偶因為語言的藩籬導致生活上的不便與誤解，而開創了「外籍新娘識字班」，一開始是希望以「學習中文」的方式，使外籍配偶們可以相互連結、互助合作，進而與社會大眾對話，扭轉主流社會對新移民女性的歧視與污名化。

在夏曉娟老師的文章中也提到，利用「識字班」這個名字，以突顯姊妹們在台灣這個中文主導的環境中「看不見」的困境。而主流社會中習慣以「外籍新娘」作為通稱新移民女性的稱呼，其實是隱含了排斥，和性別歧視，將新移民女性視為永遠的外人，以及依附於台灣男

性的附屬品。南洋姊妹會的志工吳蕙如表示：「姐妹們並非沒有能力，而是因為陌生的異國環境，使得她們原有的語言、行為能力，無法在異地展現。」

由南到北，散發力量

因此，創置「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一開始是以學會中文作為手段，使姐妹們可以逐漸能自主發聲，維護自身權益。當這個課程逐漸系統化後，便開始與各地方組織與社區大學合作開班以及志工師資培訓計畫。二〇〇二年不僅在永和社大開課，也和社大的女性主義研究社集結力量成為一個新的培力場所。逐漸地，在其他社大也順利地開設新移民女性課程，拓展更多的據點。

除了透過開課的方式，一直到南洋姊妹會正式成立之前的這段期間，也與其他NGO組織合作進行徵文活

動與戲劇表演，讓這群新移民女性利用不同的表現媒介，來分享彼此的心情。來自泰國的姊妹邱雅青，目前擔任「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秘書。她提起當時南洋姊妹會成立的情況，是因為中文課程已經無法滿足姐妹們的需求，這種形式也無法累積姐妹們的能量，這種停滯不前的景況下，只有轉化方式、付諸實際行動，才以可能打破當時的狀況，於是二〇〇一年的「希望工作坊」催化了姐妹們行動的能量與組織化的契機。

姊妹會成立的轉機

真正導致南洋姊妹會成立的轉捩點是在二〇〇三年，這些姐妹們與志工為了幫助更多在台灣的弱勢姐妹，並且幫助她們產生動能。與內政部「家暴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討論近三年的「外籍配偶防暴救護專線」的專案計畫，最後卻將這個由姐妹們與志工一起協力製作的專案，轉手給其他團體。原因是：「美濃愛鄉協進會並非專業社工團體，恐不瞭解整個流程運作」

提到當時的情景，志工吳蕙如說：「原本在團體中擔任照顧安撫姐妹們角色的志工，看見姐妹們得知辛苦籌劃的計畫付諸流水的失望神情，反而都紛紛流下眼淚。變成姐妹們安撫平常看似堅強的志工。」進一步的討論結果，姐妹們才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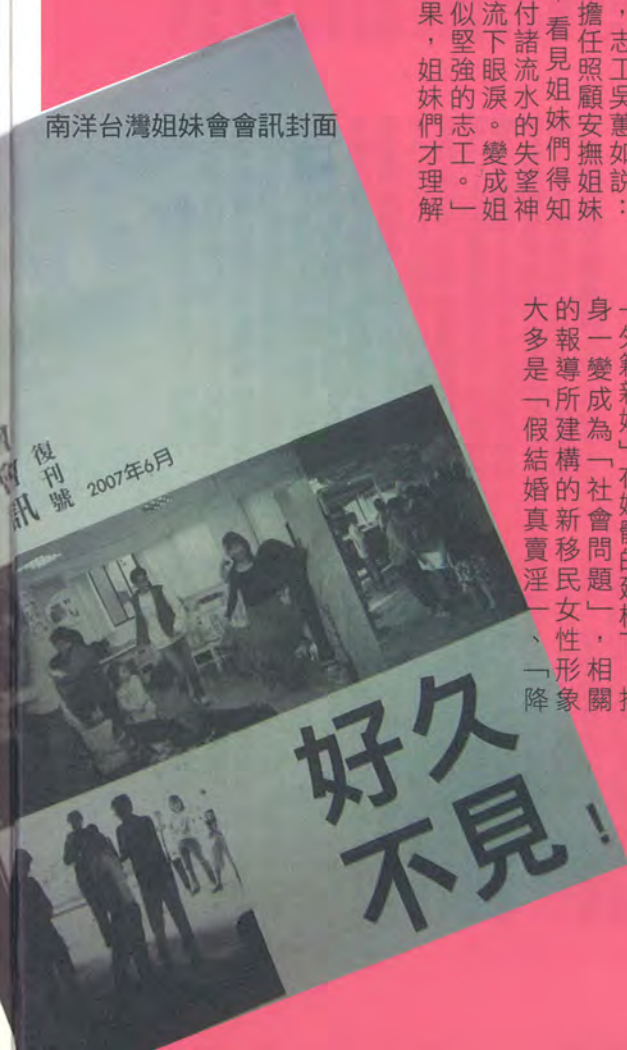
「如果不成立一個正式立案的社團，導致無法爭取到資源，更無法得到許多向政府發聲的管道。」這次的挫折就是南洋台灣姊妹會正式成立的引爆點。

在姐妹們與志工的實際規劃與參與過程中，二〇〇三年終於在高雄市婦女館正式成立，臺北分會則在二〇〇五年才開始設置辦公室。相較於其他的社團組織的成立，會將弱勢者或是受害者置於「需要被幫助與協助」的角色。南洋姊妹會在訂定章程時，明文規定，需有三分之二以上為南洋姊妹。這種方式可以使得姐妹們能夠更積極參與、決定會裡事務與發展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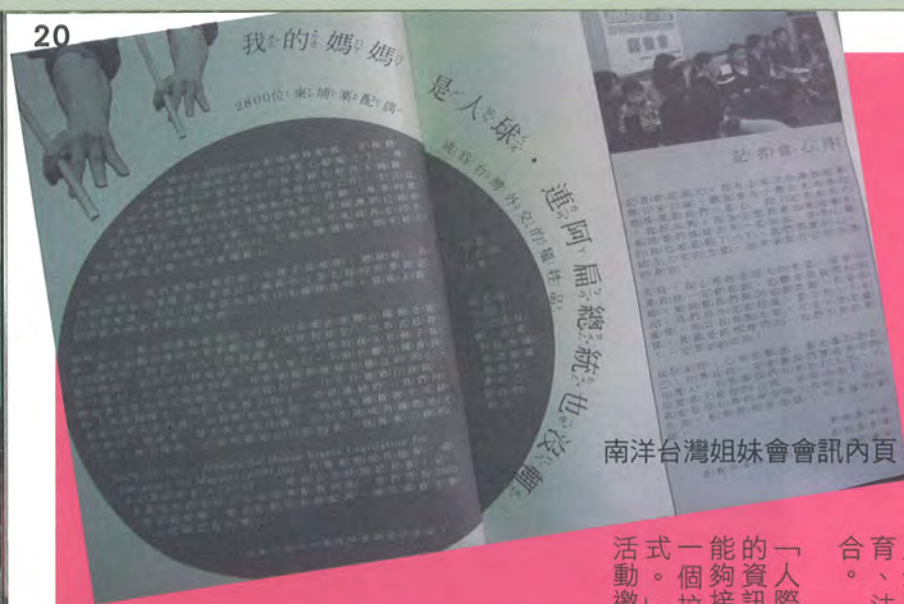
主流媒體眼中的「外籍新娘」

「外籍新娘」在媒體的建構下，搖身一變成為「社會問題」，相關的報導所建構的新移民女性形象大多是「假結婚真實淫」、「降

南洋台灣姊妹會會訊封面



邱雅青，南洋姊妹會執行秘書。來自泰國，目前從事泰國語言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教學活動，至各地分享南洋姊妹生命經驗，並積極為新移民女性爭取權益。



低人口素質」、「家暴受害者」；而他們的丈夫也多是一「台灣社會底層階級」、「身心殘障者」、「騙徒」、「沙豬」等負面形象；而這群新移民女性的家鄉也被描繪成「獅子大開口的娘家」與「以女兒的婚姻作為營生工具」等。而這些報導在台灣目前惡質的媒體生態中（其中一家過度渲染的「獨家」，其他媒體便毫不思索的跟進），各家互相抄襲、利用尖銳且數量過多的形容詞與僅僅只有官方的說法，就建構成一篇篇查證不實與過度推論的報導，這些模擬兩可的論述便構成了對外籍配偶不當的刻板印象。

誤示範。除了發文向電視台、報社抗議之外，也會定期投書，作為抵抗不實報導的力量。他們認為，媒體眼中的新移民女性總是變成「社會問題製造機」，報導中總是忽略法令不全與社會結構對於這群女性的迫害，反而控訴這群新移民女性，抹煞她們的人權。雅青也說：「面對這種報導，只有不斷反抗、不斷對話，我們要大聲向媒體說出我們的心聲，也要告訴他們，停止歧視的報導。」

走出孤立，參與社會

為了達到「協助南洋姐妹逐漸走出孤立，進而成為積極的社會參與者」的目的，姐妹會的工作內容因此分為三大類：基層組織、社會教育、法令政策倡議，彼此相互配合。

「人際網絡」在姐妹會中市最重要的資訊傳遞管道，雅青說：「為了能夠接納更多姐妹，通常都是用一個拉一個，介紹好朋友來的方式。」除了平常定期舉辦聯誼性活動邀請姐妹們來參加之外，目前

姐妹會有一個為期三年的「東南亞種子師資培訓計畫」。這個計畫是培訓姐妹們成為「東南亞文化大使」，未來將在社區大學開班授課、各地的社區發展協會演講，除了教授東南亞各國語言之外，也要介紹東南亞文化之美，推廣多元文化。

吳蕙如認為，雖然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也自稱是一個「包容多元文化」的



吳蕙如，南洋姐妹會的志工，目前就讀世新社發所，同時在全國邊緣同志小組做「同志媽媽口述史」的工作。她說：「雖然姐妹會是族群議題，同志是性認同議題，但是都有身為母親、母職的問題，而這些也都是我所關切的。」

復刊會訊，傳遞資訊

最近新出爐的南洋姐妹會會訊副刊號，第一次嘗試做成雜誌的形式。

國家，但是目前對於新移民女性能有許多友善的態度，在這種具體的文化衝突下，其實會造成二代子女對於媽媽的國家的文化認同的不理解以及偏見。所以，培訓姐妹們成為種子師資，未來在東南亞語言班、文化班大展其才，讓更多台灣民眾不再戴著有色眼鏡對待這群新移民女性，以尊重與包容的態度接納多元文化，也是姐妹們目標。

不同於以往的報紙格式，雜誌版的姊妹會會訊別有一番風味，也更具朝氣。會訊內容除了對於會內事務的報導之外，還有豐富的議題參與。此外，姐妹們也在會訊上創作，分享他們的心情與在地的觀察。在這份設計簡單大方的會訊裡，不僅有著貼心的注音在一旁輔助著國字，也有著姊妹們與志工對於移民配偶的人權奮戰的身影。

南洋台灣姊妹會
搬家人借喝春酒
本期焦點
南北姊妹新氣象

邱雅青 吳蕙如 的工作經驗和感想

文化行動記者營

許家雋（連續參與三屆的資深學員）

我想，這也是「卯上主流」對於我們這些未來有機會成為媒體工作者的學子來說，另一層重要的意義。



這是我第三次參加媒觀營隊了，總覺得「資深學員」這稱呼還滿幽默的。跟上一屆「卯上主流」充滿研究生、普遍高齡化的人口相比，這一次的營隊顯然比較年輕，雖然少了些批判氛圍，卻多了許多歡笑；三天兩夜的相處，也讓同學們有更多相處的時間，可以互相認識。（雖然我還是一樣自閉啦）

承襲著媒觀一貫與社會貼近的作風，本屆「卯上主流」也邀請到許多弱勢團體，來討論媒體與弱勢之間的關係。三天營隊下來，講師們不約而同地批判記者對於弱勢者認知不足與便宜行事，造成弱勢在媒體中的錯誤再現，不是極好就是極壞、不是很可憐就是很可惡。如風信子的講師們便以媒體中常出現的「疑似精神病患」為例，指出當一起社會案件發生時，記者常不經查證，便在報導中使用「疑似精神病患」的標籤；然而，該罪犯究竟是不是精神病患，或精神病是否為導致其犯罪的原因，皆無仔細查證，卻已將「精神病患等於定時炸彈」的印象，深深烙在閱聽人的心裡了。

對此，在「滴水穿石」主流媒體中裡的另類實踐」中，笑稱自己是過來「被卯上」的詹怡宜、高有智說，由於組織結構的關係，媒體很難在每起事件發生時，都能派遣

對其具有足夠認識的記者前往，通常都是誰有空、或誰比較近，就派誰去了；例如台中發生的新聞，當然不可能叫台北的記者下去採訪，而是由駐地記者前往。如此結構上的先天缺陷，使得記者若非在採訪前作足功課，或事後詳細調查，便很容易出現「疑似精神病患」、「有魚有肉，泰勞還嫌不夠」和「你們師長不知道妳們要來丟雞蛋？」這類令人哭笑不得的報導。很有趣的是，如果記者不懂立法程序，他就沒資格寫立法院的報導；但遇到他所不了解的弱勢議題時，卻是可以信手拈來，而甚少受到監督及批判。如果你不知道這個世界長什麼樣子，那要怎麼報導它呢？

管中祥老師常說，每篇報導，對於記者來說也許只是寫來交差的例行公事，但對於被報導者，卻可能影響她的一生。手上握著如此沉重的權力的記者，絕對有責任去多了解這個世界；而我想，這也是「卯上主流」對於我們這些未來有機會成為媒體工作者的學子來說，另一層重要的意義。

我覺得，貫串整個營隊的價值，是「弱勢發聲」！不只是「為」弱勢發聲，更要讓弱勢能夠自己發聲——風信子的桃園「村農場及網站」，TINA的攝影工作坊、紀錄片《島國殺人記事》與《樂生活》，苦勞網、小地方新聞網、透

過行動、文字，透過各種想像得到的媒介，從主流媒體中奪回發聲的權力，告訴世界：其實事情是這樣才對！讓弱勢有能力說出自己的故事，即是培力，是「卯上主流」的終極實踐……



二〇〇七卯上主流

劉忠博（連續參與兩屆的工作人員）

之所以「卯上主流」，也就是大家要掙個發言權、掙個討論的機會、掙個可以表達自己想法的空間。

—— 早起床，收拾雜亂無章的書桌，整理一下待會要去營隊所要帶的衣物、盥洗用具（但，偏偏忘了準備胃藥！害我接下來這三天，一直提心吊膽胃會亂發飆），不知為何，腦袋突然掉進「前大」時代的某個早晨，當時我也是以同樣的心情，準備收拾東西，準備要去參加系上辦的迎新宿營，只不過，此時我是個正經八百的工作人員，但彼時我卻是個飽食終日、渾渾噩噩的大一新鮮人。

我這次的工作是接送講師。

來的路上，我就在盤算，到底這些學員是抱著什麼樣的期待而來的。之所以會這麼想，完全是因為我大一時是個飽時終日、渾渾噩噩的人；因為，在那時，我對營隊的期待，只是吃喝玩樂，完全不會想到要「卯上主流」。我很好奇，這次媒觀所準備的課程，他們會滿意嗎？

算了，不想它。我想我只要把分內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其餘的事，反正有南台灣小炫風管撐著。場景拉到幾天前，還記得我們工作人員在開行前會議時，凱同就跟我說，「這次忠博負責的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連絡和接送講師，如果講師沒來，我們的課程就要開天窗啦！」聽凱同說的這麼認真，沒想到我馬上就被唬住了，心想萬一接不到講師就真的倒楣了。所以，在開車接送講師的那幾天，心裡也不時冒出幾千、幾萬個「萬一」，搞得我如坐針氈、如履薄冰、如人天氣冷還灌冰水，冷熱只有自己知道。

就這樣，這兩件事！學員的期

待和接送講師！就不時在我胃裡縈繞（因為我只要緊張，胃就會痛），也不時在我腦袋中盤旋。說來很妙，當我去接講師時，講師大部分跟我聊的問題，也是學員的背景。我想，他們會這麼問，應該有一部份也是在想，要如何表達自己所教授的課程，如此一來學員們才會比較容易接受。殊不知，身為一名稱職的司機，我已越俎代庖地想過這個問題；有趣的是，每當我接完一名講師，我的心情也輕鬆愉快了很多，可見我當時確實被凱同唬得一愣一楞的。

其實，在營隊的那幾天，學員的期待和接送講師這兩件事，彼此是呈現反比的成長。因為，講師一個個接完，焦慮也就漸漸的降低，不過，學員期待問題並沒有因此而解決，反而在那裡原地踏步。我還記得，管董在第一堂課時，就問大家，所謂的「主流」，究竟是什麼意思。聽了一些學員和暗中安排的樁腳之回答後，我總覺得，他們都答得很好，至少作為一名飽食終日、渾渾噩噩的大一學生的我，是絕對回答不出來的。

課程持續的進行著，而「什麼是主流」這個問題，也常常被其他的講師拿出來談。直到最後一堂課，學員們開始要報告自己小組的專題大綱，我因為信如先行離開的關係，所以暫代了一下小隊輔的職務。在報告之前，每個小隊員都很認真的思考和討論專題的問題，彼此交互發問，雖然有些生性膽小害羞者，略顯躊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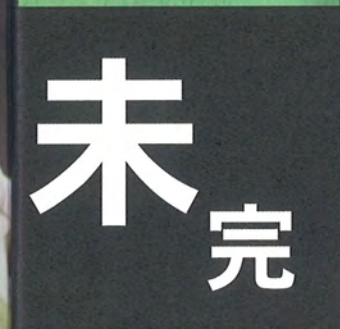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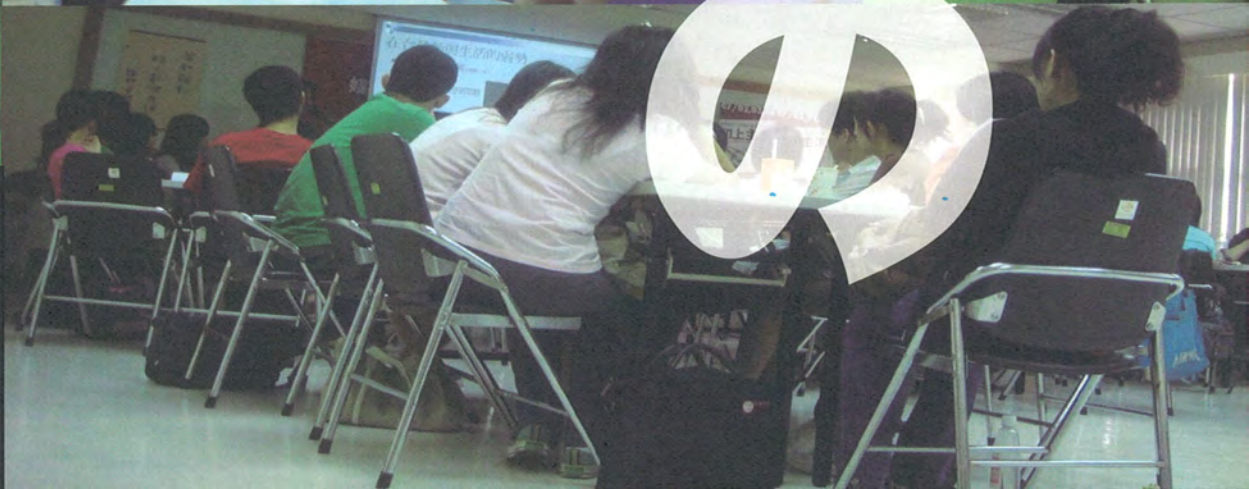
我想，這種討論的過程，主流媒體是不可能給一般的小老百姓的（不相信的話，只需看看「二一〇〇全民大話

語，不過，他們也被我技術性地強迫多少要講幾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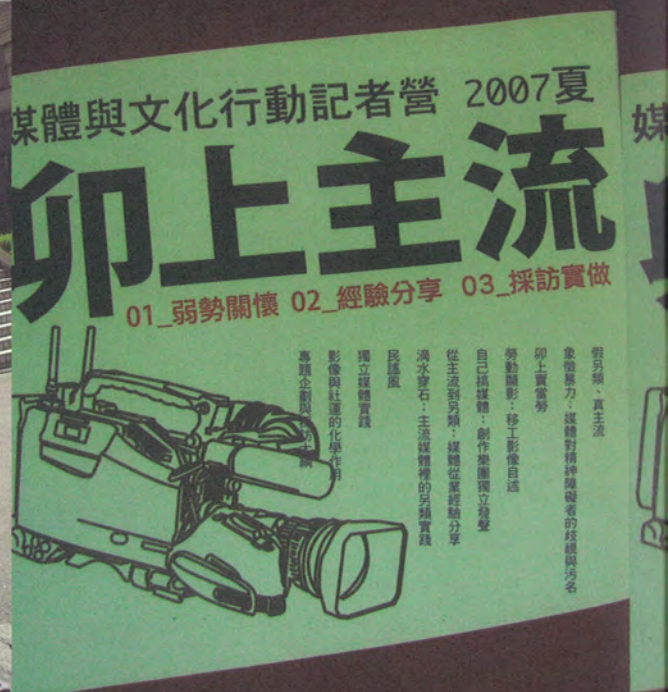
新聞開講」，便得其解；作者按：由於吾人認為「二一〇〇」和「大話」根本就是同一個節目，因此將二者等同視之。因此，之所以「卯上主流」，也就是大家要掙個發言權、掙個討論的機會、掙個可以表達自己想法的空間。這次的營隊，他們應該都有參與這種討論的過程。而這就是他們的期待嗎？也許沒有人會知道。

回到家後，看到桌上沒帶去的胃藥，已經晾在那裡好幾天，信手拈來就嗑了幾顆。





完



媒體與文化行動記



紀實營隊

這是我們餐桌上的位置。
從左到右，大人、我、阿公、阿婆。
親者與雇工是該有區別的。

— Maria Jose



聆聽與對話

新移民移工眼中的
「主流媒體」

時間：五月廿五日晚間六點半

地點：台大新聞所一〇三教室



《四方報》
總編輯張正



《台灣立報》發行人成露茜

化約式的媒體形象

談及一般主流商業媒體對於新移民或是移工的報導，譚雲福與張正皆以非常失望的口吻表示：「媒體是一種洗腦的工具，其報導大部分集中在嘉年華式的新聞，或是會將移工／新移民以負面、貧窮的形象呈現。」張正同時認為，媒體的報導不是大好，就是大壞，而最糟糕就是妖魔化。同樣的情形也適用在台灣其他的弱勢族群上，不同的是，新移民和移工幾乎沒有任何足以辯駁和回應的機會與空間。公視總經理胡元輝也認同此觀點，他以不久前公視與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合作，一個關於媒體報導原住民族的研究報告為例，該報告所歸納出的媒體通病，完全可以應用在新移民／移工的新聞上。

值得期待的公共媒體

相較於商業媒體的化約式報導，與談人對於公共電視多所肯定與期待。自五月底開始，公共電視即以「落地台灣，姐妹同國」作為主軸，進行一系列的活動。胡元輝表示，這是公視推動多元文化運動的持續，他們一直希望能促進族群間的對話，如此才能有助於族群之間的了解，並以「繁花似錦」比喻不同文化的精彩，新移民／移工也是這塊土地的主人，以多元的文化豐富這塊土地。然而，現場有聽眾質疑公共電視是否有可能複製了主流社會意見對於新移民的想像，為了降低這種可能性，公視在相關決策會以新移民／移工為主體，除了顧問諮詢外，也能直接參與，例如在選片和購片的過程中，會邀請及諮詢新移民／移工的意見。

甜蜜的負荷

台灣媒體對於新移民和移工的報導，始終停留在「他者」的建構上，完全忽視了以新移民和移工為主體的報導角度。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至2006年底，新移民和移工總人數已超過40萬人，然而在媒體上看見的仍然是社會新聞和嘉年華式的報導，不見其真正的聲音。對此，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特別舉辦論壇，邀請越南文刊物四方報主編張正、印尼文刊物INTAI主編譚雲福、公共電視總經理胡元輝，一同討論媒體與新移民／移工的問題。



《INTAI》總編輯譚雲福



《四方報》編輯阮舒婷



公共電視總經理胡元輝



媒觀董事林麗雲



「香港就有九份的印尼文刊物，然而台灣目前卻僅只有我們這份刊物，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政府的力量，難道真的是因為沒有選票，就不重視嗎？」譚雲福語重心長地說道。關於經營這份刊物，他實在不敢「奢望」任何有關政府的補助，因為連最簡單的移工週日放假問題，政府都無法解決（注：新加坡、香港皆已實施週日放假），更何況只是一份刊物的補助？目前雖然很辛苦，但只要想到能為家鄉的人服務，這份成就足以超越任何的辛苦。此外，張正也說明目前四方報的資金是來自一些基金會的補助、立報的支持，與廣告收入，得以支撐下去，不過假若能達成完全以讀者的力量撐起，才是最理想的狀況。張正也不害怕別的媒體瓜分越文媒體市場，他打趣的說，「當許多人都願意投入越文媒體市場的時候，也代表四方報到了功成身退的時刻。」並且以極樂觀的方式面對未來。

對話交流：誰是讀者

此外，政大新聞所李詔安同學也建議，除了原有的族群讀者，也可以試著與台灣其他媒體記者或大眾對話，讓彼此之間能更加了解。四方報發行人成露茜則提醒即使同一族群裡，異質性還是很大，例如階級、地位的問題，因此，刊物的定位是必需要思考的問題。然而，INTAI主編譚雲福認為，現階段INTAI雜誌的

服務對象仍以印尼族群為主，若行有餘力，才會針對台灣讀者的內容。公視胡元輝表示，目前公共電視的戰略位置，是以服務新移民／移工為第一要務，當然，也會朝著跨族群互動、交流的平台前進。最後，四方報張正指出，辦報是一種社會運動，並且要清楚自己的戰鬥位置，現況要說服長期優勢地位的人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如何讓台灣人重新反省對於外來族群文化上的尊重與理解，多元文化才有可能在台灣真正地生根發展。

誰養大了「天生買家」

雖然和孩子一起看電視節目，不僅可以增加親子互動，了解孩子的生活世界，也能提供有別電視節目的價值觀，作為孩子成長的參照。不過，就算有不少好處，但說實話，在台灣陪孩子看電視，有時壓力還挺大的，因為節目裡、節目外會不斷暗示、明示你的孩子：「如果不要這個東西，叫『爸爸買給你』」。

曾經看過一個節目，表面上在告訴孩子什麼是正確背書包的方法，但其實大部分鏡頭出現的是書包上的卡通人物，不是要教小朋友如何背書包？怎麼會一直拍著書包呢？道理很簡單，這就是典型的置入性行銷，如何背書並不是節目的重點。

電視對孩子消費及生活影響有多大？其實不難觀察，細心一點的家長都會發現，許多孩子的身上都有個「背後靈」，因為孩子背後書包上的圖案總是和時下最流行的卡通有關。孩子背上這樣的書包當然會覺得很開心，甚至得到同學的讚美，不過，卻也成了一「活廣告」，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得想想，是什麼樣的力量使得我們的孩子選擇了這個卡通圖案

媒觀 讀冊

管中祥

（財團法人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世新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作者：茱莉亞·薛荷
譯者：彭蕙仙
出版社：天下雜誌

的書包？
我們的孩子其實成長在「品牌」的世界，而對品牌的認識，絕大部分來自大眾傳媒。專研消費主義與家庭經濟的Julia B. Schor，在其著作的「天生買家：搶救買無止盡的下一代」（天下雜誌出版）中提到的「一個實驗可作為註解。美國史丹佛學院曾針對加州聖荷西的小三、小四的學生作了一個為期六個月的實驗，他們發現，和收看電視時數不變的控制組比較起來，收看電視時間較少的實驗組，購買玩具的需求降了百分之七十（頁八十六）。

其實，以兒童為行銷對象的訊息並不只是在電視裡，越來越多的商品資訊擴及到其它的公共空間和機構（頁一一二），不僅卡通人物成了「教育」光碟的教學者，兒童頻道也經常和學校合作，將帶孩子到攝影棚裡唱遊、競賽，有時也到學校裡舉辦各式各樣活動，校園裡頓時成了商品展示場。雖然，許多孩子從中獲得資訊及娛樂，學校也可能因此風風光光，但不能不注意的是，孩子也輕易的成為這些商品或頻道的愛用者。

當然，「消費」並不是什麼罪惡的事，只是我們有必要得提醒孩子，在無止盡的消費將成為一種生活習慣之前，究竟「為何而買」；而家長也許也有必要了解，是什麼樣的目的與力量讓我們的孩子成了「天生買家」（Born to Buy）。

一日 人口販運平面媒體監看計畫會議。

二日 至辛亥國小演講。

四日 至新聞局開會。

至新聞局開會。
電台節目：媒體觀察站
本週主題：優質節目
對談：塗Y森林與奧林
匹克。

七日 媒體觀察電子報第一〇〇期：大媒體眼中的小地方。

八日 針對三立新聞在其製作之二二八事件特別報導中播出一國共內戰時期紀錄片「畫面一事」，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與媒體改造學社共同聲明。

專題講座：數位頻譜之分配。（公共電視研發部程宗明主講）

九日 出席ZCC第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執照開放計畫方案聽證會。

十日 媒體觀察電子報：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與媒體改造學社針對「三立新聞錯誤引用畫面」之共同發表聲明。

十一 至婦援會報告人口販運平面媒體監看計畫。

計畫。

出席台北大學《回首台灣報業》系列，第九集打開視野讀新聞座談會。
電台節目：媒體觀察站本週主題：公共電視公民新聞網「撇步」上路了。

十四 九十六年度第三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節目推薦徵件開始。

十五 出席新評會座談：還原歷史真相。

媒體觀察電子報第一八八期：樂生講堂開始報名！

十六 赴東吳大學政治系演講：「媒」況愈下？管中祥談台灣的新聞媒體與民主政治。

十七 打造二〇〇八媒體公平報導會議。

赴聯合大學演講：台灣媒體文化。

十八 「卯上主流」二〇〇七媒體與文化行動記者營「報名開始」。

媒觀行腳

電台節目：媒體觀察站本週主題：三立電視台的二二八風波。

廿一 媒體觀察電子報第一八九期：媒體論壇：聆聽與對話：新移民眼中的「主流媒體」。

INS採訪。

廿二 媒體論壇之聆聽與對話：新移民眼中的「主流媒體」。

電台節目：媒體觀察站本週主題：優質節目《古典魔力客》製作大小事。

媒體觀察電子報：美好的假期從這裡開始！二〇〇七「卯上主流」暑期營隊開跑！

廿八 「看！媒體——媒體報告」第五期出刊。

廿九 至佛光大學社教所演講。

出席ZCC廣電多元文化人才培訓諮詢會議。
媒體觀察電子報第一九零期：台灣優質的兒童、少年節目在哪裡？

中央社專訪。

六月

電台節目：媒體觀察站本週主題：從《我們的島》看台灣環保新聞的製作環境與內容。

媒體志工訪問POI-STAR。

七日 媒體觀察電子報第一九一期：媒體對社會運動的陌生與輕視／「卯上主流」暑期記者營即將截止報名！

八日 九十六年度第三季優質節目推薦截止收件。

至交通大學傳播科系演講。
電台節目：媒體觀察站本週主題：「邊地發聲」ZCC雜誌主編專訪。

十三 中天電視專訪。

十四 九十六年度第三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節目推薦複審開始。

出席聯合報舉辦之華視公共化論壇。媒體觀察電子報第一九二期：「看！媒體報告」全面改版 第四、五期歡迎索閱！

電台節目：媒體觀察站本週主題：「媒體新視界」超級星光大道的熱潮。

石牌國小演講。

卯上主流：媒體與文化行動記者營報名截止。

至民視、TVBS節目錄影。

電台節目：媒體觀察站本週主題：邊地發聲《好生活電子報》與關魚。

廿二 媒體觀察電子報第一九三期：「腳尾米」吃出了什麼問題？

廿五 人口販運平面媒體監看報告與記者會事項討論。

廿七 媒改社、媒體觀察基金會對ZCC核准中廣股權轉讓案的質疑聲明稿。

廿八 衛星電視公會自律委員會開會。

廿九 卯上主流營隊二籌。

電台節目：媒體觀察站本週主題：媒體新視界 公共電視新移民文化活動。
九十六年度第三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節目推薦複審結束。

捐款二千元以上

可獲得媒觀電子報、媒觀報告、優質節目特刊，另可獲下以贈品擇一。

一 攝影集《重建家園 走過九二一影像報告》

二 一千元贈品四擇二

捐款五千元以上

可獲得以上全部贈品。數量有限，若贈送完畢，本會將以其他贈品替代。

贊助媒觀 改革媒體 讓我們鬥陣相挺



捐款一千元以上

可獲得媒觀電子報、媒觀報告、優質節目特刊，另可獲下以贈品擇一。

- 一 把名字找回來DVD
- 二 那一天我丟了飯碗DVD
- 三 《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
- 四 《台灣傳播研究史》
- 五 《解構媒體：媒體公民交戰守則》

編輯室的話

第六期《看！媒體 媒觀報告》經過漫長的七月終於順利出產了。本期會訊專題是「媒體與音樂的曖昧關係」，我們將可以從林生祥拒領金曲獎的事件中，看到長期以來金曲獎的分類問題；此外，《超級星光大道》席捲全台歌迷之時，我們更要從不同的角度與觀點來分析這個特殊的現象。

除了精采的專題內容，七月剛結束的「卯上主流 文化行動記者營」的紀實報導與心得分享一定可以讓讀者大快朵頤，一補無法參加的缺憾。更多精采的內容與熱烈的活動，就等你細細咀嚼其中的文字了。



電視妙管家

WWW.TVKEEPER.ORG.TW



電視妙管家是一個多功能的網站，您可以在此申訴不當內容，我們會將這些內容定期向NCC申訴，也會在網站上公佈申訴的結果！申訴的內容我們也會半個月整理公佈一次，讓您知道在這最近半個月內，有哪些類型的節目受到觀眾申訴。

<http://www.tvkeeper.org.tw/>

MY SHARE 網路書籤

服務特色

超強分類彙整的網路書籤整理功能
輕鬆匯入IE我的最愛，走到哪用到哪
輕鬆網友分類整理後的精選文摘
直接儲存網頁的網路剪貼簿功能
認識有相同喜好的朋友
隱私權限可以自由設定
完全不需任何費用的終身免費制

<http://myshare.url.com.tw>



小啟

各位長期支持媒觀的朋友們大家好。由於經費拮据，《看！媒體 媒觀報告》從下一期開始將不再免費贈閱。捐款五百元以上的朋友，將可以持續收到會訊，一起改革媒體鬥陣走。

